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五筆 第九卷（十二則）

畏人索報書士大夫得交朋書問，有懶傲不肯即答者。記白樂天《老慵》一絕句曰：「豈是交親向我疏，老慵自愛閉門居。近來漸喜知聞斷，免惱嵇康索報書。」案嵇康《與山濤絕交書》云：「素不便書，又不喜作書，而人間多事，堆案盈幾，不相酬答，則犯教傷義，欲自勉強，則不能久。」樂天所云正此也。乃知畏於答書，其來久矣。不能忘情吟予既書白公鍾情蠻、素於前卷，今復見其《不能忘情吟》一篇，尤為之感歎，輒載其文，因以自警。其《序》云：「樂天既老，又病風。乃錄家事，會經費，去長物。妓有樊素者，年二十餘，綽綽有歌舞態，善唱《楊柳枝》，人多以曲名之，由是名聞洛下，籍在經費中，將放之。馬有駱者，籍在長物中，將鬻之。馬出門，驥首反顧。素聞馬嘶，慘然立且拜，婉孌有辭，辭畢涕下。予亦慙然不能對，且命反決，飲之酒，自飲一杯，快吟數十聲，聲成文，文無定句。予非聖達，不能忘情，又不至於不及情者，事來攪情，情動不可柅，因自哂，題其篇曰《不能忘情吟》。」《吟》曰：「鬻駱馬兮，放楊柳枝。掩翠黛兮，頓金羈。馬不能言兮，長鳴而卻顧。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。辭曰：『素事主十年，凡三千有六百日。巾櫛之間，無違無失。今素貌雖陋，未至衰摧。駱力猶壯，又無臆。即駱之力，尚可以代主一步，素之歌，亦可以送主一杯。一旦雙去，有去無回。故素將去，其辭也苦，駱將去，其鳴也哀。此人之情也，馬之情也。豈主君獨無情哉？』予俯而歎，仰而哈，且曰駱駱爾勿嘶，素素爾勿啼，駱反顧，素反聞。吾疾雖作年雖頹，幸未及項籍之將死，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離兮而別虞兮。乃曰素兮，素兮為我歌《楊柳枝》，我姑酌彼金壺，我與爾歸醉鄉去來。」觀公之文，固以遣情釋意耳，素竟去也。此文在一集最後卷，故讀之者未必記憶。東坡猶以為柳枝不忍去，因劉夢得《春盡絮飛》之句方知之。於是美朝雲之獨留，為之作詩，有「不似楊枝別樂天，恰如通德伴伶玄」之語。然不及二年而病亡，為可歎也。

擒鬼章祝文東坡在翰林作《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》云：「大獮獲禽，必有指蹤之自。豐年多廩，孰知耘耔之勞？昔漢武命將出師，而呼韓來庭，效於甘露；憲宗厲精講武，而河湟恢復，見於大中。」其意蓋以神宗有平虜氏之志，至於元祐，乃克有成，故告陵歸功，謂武帝、憲宗亦經營於初，而績效在於二宣之世，其用事精切如此。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，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，並江州本、麻沙書坊《大全集》，皆只自「耘耔」句下，便接「懼彼西戎，古稱右臂」。正是好處，卻芟去之，豈不可惜？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，獨得其全。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，皆非是。司馬季思知泉州，刻溫公集，有作中丞曰《彈王安石章》，尤可笑。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，還翰林，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。二集皆出本家子孫，而為妄人所誤，季真、季思不能察耳。坡內制有《溫公安葬祭文》，云：「元豐之末，天步為艱。社稷之衛，中外所屬。惟是一老，屏予一人。名高當世，行滿天下。措國於太山之安，下令於流水之源。歲月未周，綱紀略定。天若相之，又復奪之。殄瘁之哀，古今所共。知之者神考，用之者聖母。馴致其道，太平可期。長為宗臣，以表後世。往奠其葬。庶知予懷！」而石本頗不同，其詞云：「元豐之末，天步惟艱。社稷之衛，存者有幾？惟是一老，屏予一人。措國於太山之安，下令於流水之源。歲未及期，綱紀略定。道之將行，非天而誰？天既予之，又復奪之。惟聖與賢，莫如天何！然其所立，天亦不能亡也。知之者神考，用之者聖母。馴致其道，終於太平。永為宗臣，與國無極。於其葬也，告諸其柩。」今莫能考其所以異也。

歐公送慧勤詩國朝承平之時，四方之人，以趨京邑為喜。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繫心，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，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。夷考其實，非南方比也。讀歐陽公《送僧慧勤歸餘杭》之詩可知矣。曰：「越俗僭宮室，傾貲事雕牆。佛屋尤其侈，耽耽擬侯王。文采登丹漆，四壁金焜煌。上懸百寶蓋，宴坐以方牀。胡為棄不居，棲身客京坊？辛勤營一室，有類燕巢梁。南方精飲食，菌筍比羔羊。飯以玉粒粳，調之甘露漿。一饌費千金，百品羅成行。晨興未飯僧，日昃不敢嘗。乃茲隨北客，枯粟充飢腸。東南地秀絕，山水澄清光。餘杭幾萬家，日夕焚清香。煙靠四面起，雲霧雜芬芳。豈如車馬塵，鬢髮染成霜？三者孰苦樂？子奚勤四方！」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、飲食、山水三者之勝，昔日固如是矣。公又有《山中之樂》三章送之歸。勤後識東坡，為作《詩集序》者。

委蛇字之變歐公《樂郊詩》云：「有山在其東，有水出透夷。」近歲丁朝佐《辨正》謂其字參古今之變，必有所據。予因其說而悉索之，此二字凡十二變。一曰委蛇，本於《詩·羔羊》：「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」毛公注：「行可從跡也。」鄭箋：「委曲自得之貌。委，於危反。蛇音移。」《左傳》引此句，杜注云：「順貌。」《莊子》載齊桓公澤中所見，其名亦同。二曰委忙，《詩·君子偕老》：「委委佗佗。」毛注：「委委者，行可委曲從跡也。佗者，德平易也。」三曰透迤，《韓詩》釋上文云：「公正貌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透迤，斜去貌。」四曰倭遲，《詩》：「四牡駉駉，周道倭遲。」注：「歷遠之貌。」五曰透夷，《韓詩》之文也。六曰威夷，潘岳詩：「回溪縈曲阻，峻阪路威夷。」孫綽《天台山賦》：「既克於九折，路威夷而修通。」李善注引《韓詩》「周道威夷」。薛君曰：「威夷，險也。」七曰委移，《離騷經》：「載雲旗之委蛇。」一本作「透迤」，一本作「委移」。注：「雲旗委移，長也。」八曰透移，劉向《九歎》：「遵江曲之透移。」九曰透蛇，後漢《費鳳碑》：「君有透蛇之節。」十曰倭蛇，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女、娥坐而長歌，聲清暢而倭蛇。」李善注：「倭蛇，聲餘潔曲也。」十一曰透迤，漢《盛盛碑》：「當遂透迤，立號建基。」十二曰威遲，劉夢得詩：「柳動御溝清，威遲堤上行。」韓公《南海廟碑》：「婉婉蛇蛇」，亦然也。則歐公正用《韓詩》，朝佐不暇尋繹之爾。

東不可名園今人亭館園池，多即其方隅以命名。如東園、東亭、西池、南館、北謝之類，固為簡雅，然有當避就處。歐陽公作《真州東園記》，最顯。案《漢書百官表》：「將作少府，掌治宮室。屬官有東園主章。」注云：「章謂大材也。主章掌大材，以供東園大匠。」紹興三十年，予為省試參詳官，主司委出詞科題，同院或欲以「東園主章」為箴，予曰：「君但知《漢表》耳！」《霍光傳》：「光之喪，賜東園溫明。」服虔曰：「東園處此器，以鏡置其中，以懸屍上。」師古曰：「東園，署名也，屬少府。其署主作此器。」《董賢傳》：「東園秘器以賜賢。」注引《漢舊儀》東園秘器作棺。若是豈佳處乎？同院驚謝而退。然則以東名園，是為不可。予有兩園，適居東西，故扁西為西園，而以東為東園，蓋避此也。

一二三與壹貳參同古書及漢人用字，如一之與壹，二之與貳，三之與參，其義皆同。《鳴鳩序》：「刺不壹也。」又云：「用心之不壹也。」而正文「其儀一兮」。《表記》：「節以壹惠。」注：「言聲譽雖有眾多者，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諱耳。」漢《華山碑》：「五載壹巡狩。」《祠孔廟碑》：「恢崇壹變。」《祝睦碑》：「非禮，壹不得犯。」而後碑云：「非禮之常，一不得當。」則與壹通用也。《孟子》：「市價不貳。」趙歧注云：「無二賈者也。」本文用大貳字，注用小二字，則二與貳通用也。《易·繫辭》：「參天兩地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參，七南反。又如字，音三。」《周禮》：「設其參。」注：「參，謂卿三人。」則三與參通用也。九之與久，十之與拾，百之與伯亦然。予頃在英州，訪鄰人利秀才。利新作茅齋，頗淨潔，從予乞名。其前有兩高鬆，因為誦《藍田壁記》，命之曰「二鬆」。其季請曰：「是使大貳字否？」坐者皆曬。蓋其人不知書，信口輒言，以貽譏笑。若以古字論之，亦未為失也。文惠公名流杯亭曰「一詠」，而彩借隸法，扁為「壹詠」，讀者多以為疑，顧第弗深考耳。

何恙不已公孫弘為丞相，以病歸印，上報曰：「君不幸罹霜露之疾，何恙不已？」顏師古注：「恙，憂也。何憂於疾不止也。」《禮部韻略》訓恙字，亦曰憂也。初無訓病之義。蓋既雲罹疾矣，不應復云病，師古之說甚為明白。而世俗相承，至問人病為貴恙，謂輕者為微恙，心疾為心恙，風疾為風恙，根著已深，無由可改。

兩漢用人元元字《前漢書》好用人元字，如《文帝紀》「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」，又曰「人人自安難動搖」，《文帝紀》「人人自以得上意」，《食貨志》「人人自愛而重犯法」，《韓信傳》「人人自以為得大將」，《曹參傳》「齊故諸儒以百數，言人人殊」，《張良傳》「人人自堅」，《叔孫通傳》「吏人人奉職」，《賈誼傳》「人人各如其意所出」，《揚雄傳》「人

人自以為咎怒」，《鮑宣傳》「人人牽引所私」，《韓延壽傳》「人人問以謠俗」、「人人為飲」，《張毅傳》「人人有言輕重」，《李尋傳》「人人自賢」，《王莽傳》「人人延問」，《嚴安傳》「人人自以為更生」，《王吉傳》「人人自制」是也。《後漢書》亦間有之，如《崔咽傳》「人人有以自優」，《五行志》「人人莫不畏憲」，《吳漢傳》「諸將人人多請之」，《申屠剛傳》「人人懷憂」，《王允傳》「人人自危」，《荀彧傳》「人人自安」，《呂強傳》「諸常侍人人求退」是也。又元元二字，考之六經無所見，而《兩漢書》多用之。如《前漢·文帝紀》「全天下元元之民」，《武紀》「燭幽隱，勸元元」、「所以化元元」，《宣紀》「不忘元元」，《元紀》「元元失望」、「元元何辜」、「元元大困」、「元元之民，勞於耕耘」、「元元騷動」、「元元安所歸命」，《成紀》「元元冤失職者眾」，《哀紀》「元元不贍」，《刑法志》「罹元元之不逮」，《嚴安傳》「元元黎民，得免於戰國」，《嚴助傳》「使元元之民，安生樂業」，《賈捐之傳》「保全元元」，《東方朔傳》「元元之民，各得其所」，《魏相傳》「尉安元元」、「唯陛下留神元元」，《鮑宣傳》「為天牧養元元」，《蕭育傳》「安元元而已」，《匡衡薛宣傳》「哀閔元元」，《王嘉傳》「憂閔元元」，《谷永傳》「以慰元元之心」，《匈奴傳》「元元萬民」是也。《後漢·光武紀》「下為元元所歸」、「賊害元元」、「元元愁恨」、「惠茲元元」，《章紀》「誠欲元元去未歸本」、「元元未諭」、「深元元之愛」，《和紀》「愛養元元」、「下濟元元」，《順紀》「元元被害」，《質紀》「元元嬰此困毒」，《桓紀》「害及元元」，《鄧後紀》、《劉毅傳》「垂恩元元」，《王昌傳》「元元創痍」，《耿彞傳》「元元叩心」，《郎f傳》「弘濟元元」、「貧贍元元」，《曹褒傳》「仁濟元元」，《范升傳》「元元焉所呼大」、「免元元之急」，《鍾離意傳》「憂念元元」，《何敞傳》「元元怨恨」、「安濟元元」，《楊終傳》「以濟元元」，《虞詡傳》「遭元元無妄之災」，《皇甫規傳》「平志畢力，以慶元元」是也。予謂元元者，民也。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、元元黎民、元元萬民，近於復重矣。故顏注：「或云，元元，善意也。」

韓公潮州表韓文公《諫佛骨表》，其詞切直，至云：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，上天監臨，臣不怨悔。」坐此貶潮州刺史。而謝表云：「臣於當時之文，未有過人者。至論陛下功德，與《詩》、《書》相表裡，作為歌詩，薦之郊廟，雖使古人復生，臣亦未肯多遜。而負罪嬰釁，自拘海島。懷痛窮天，死不閉目，伏惟天地父母，哀而憐之。」考韓所言，其意乃望召還。憲宗雖有武功，亦未至編之《詩》、《書》而無愧，至於「紀泰山之封，鑲白玉之磬，東巡奏功，明示得意」等語，摧挫獻佞，大與諫表不悖，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，惜不能為之除去。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，上表云：「伏讀訓詞，有『人材實難，不忍終棄，之語，臣昔在常州，有田租給饘粥，慾望許令常州居住。輒敘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，庶因功過相除，得從所便。』讀者謂與韓公相類，是不然。二表均為歸命君上，然其情則不同。坡自列往事，皆其實跡，而所乞不過見地耳，且略無一佞詞，真為可服。」

燕賞逢知己白樂天為河南尹日，有《答舒員外》云：「員外游香山寺，數日不歸，兼辱尺書，大誇勝事，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，走筆題長句以贈之，曰：『黃菊繁時好客到，碧雲合處佳人來，謂遣英、舊二妓與舒君同游也。酡顏一笑夭桃綻，清冷秋聲寒玉哀。軒騎透迤掉容與，留連三日不能回。白頭老尹府中坐，早衙才退暮衙催。』」謝希深、歐陽公官洛陽，同游嵩山歸，暮抵龍門香山，雪作，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，且勞之曰：「山行良勞，當少留龍門賞雪，府事簡，無遽歸也。」王定國訪東坡公子彭城，一日，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、英、卿三子游泗水，南下百步洪，吹笛飲酒，乘月而來。坡時以事不得往，夜著羽衣，佇立黃樓上，相視而笑，以為李太白死，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。定國既去，逾月，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，追憶曩游，作詩曰：「輕舟弄水買一笑，醉中蕩槳肩相摩。歸來笛聲滿山谷，明月正照金叵羅。」味此三游之勝，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？蓋亦值知己也。

端午貼子詞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，故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，多用其事，然遭詞命意，工拙不同。王禹玉云：「紫閣曠曠隱曉霞，瑤墀九御薦菖華。何時又進江心鑿，試與君王卻眾邪。」李邦直云：「艾葉成人後，榴花結子初。江心新得鏡，龍瑞護仙居。」趙彥若云：「揚子江中方鑄鏡，未央宮裡更飛符。菱花欲共朱靈合，驅盡神奸又得無？」又「揚子江中百鍊金，寶奩疑是月華沉。爭如聖後無私鑿，明照人間萬善心。」又「江心百鍊青銅鏡，架上雙劔翠縷衣。」李士美云：「何須百鍊鑿，自勝五兵符。」傅墨卿云：「百鍊鑿從江上鑄，五時花向帳前施。」許衝元云：「江中今日成龍鑿，苑外多年廢鷺陂。合照乾坤共作鏡，放生河海盡為池。」蘇子由云：「揚子江中寫鏡龍，波如細谷不搖風。宮中驚捧秋天月，長照人間助至公。」大概如此。唯東坡不然，曰：「講餘交翟轉迴廊，始覺深宮夏日長。揚子江心空百鍊，只將《無逸》監興亡。」其輝光氣燄，可畏而仰也。若白樂天《諷諫百鍊鏡》篇云：「江心波上舟中鑄，五月五日日午時。」「背有九五飛天龍，人人呼為天子鏡。」又云：「太宗常以人為鏡，監古監今不監容。」「乃知天子別有鏡，不是揚州百鍊銅。」用意正與坡合。予亦嘗有一聯云：「願儲醫國三年艾，不博江心百鍊銅。」然去之遠矣。端午故事，莫如楚人竟渡之的，蓋以其非吉祥，不可施諸祝頌，故必用鏡事雲。